



我们庄上符家有位老人,通庄男女老幼都称她“扬州奶奶”。其实,应该称她“扬州姑娘”,她十几岁在扬州一户大家人家“帮人家”,一解放便回到老家,帮大哥操持家务,一直没有出门。

扬州奶奶有二兄一姐。姊妹俩一巷之隔;二哥二嫂未有小孩;大哥大嫂生有一子,其子生有一子一女,可惜大哥之子和嫂去世过早。两房一条根,十五六岁上,便为这条根(扬州奶奶的侄孙)小带(童养媳)完了婚,生下两子两女。二哥在街上炒货店做事,大哥领着一家人种地为生。十几口人的大家庭,四代同堂,安静度日。生活上,年年,节是节,粥饭有继,衣食无亏。庄上人说,多亏了扬州奶奶帮衬操持。

庄上人说,扬州奶奶规矩大。所谓“规矩”,不过是些做人做事,居家过日子的基本要求,不就是现在的日常行为规范?所谓“大”,相比较而言,别人家也有规矩,就是没有做好,扬州奶奶则不同,下人不上规矩则不行。都有些什么规矩呢?

早上见人要喊早;出门要说一声,进门要招呼;大人说话,小孩不准多嘴多舌;站要有站相,坐要有坐相,吃有吃相,说有说相,笑有笑相;“不要你尿屎臭,只要你眼儿生勤”,家务事,要齐动手,分派到人,各司其职;小孩不准说谎,不准“偷”钱。如此而已。

那是从新兵集训队下连不久,凭借入伍前在公社防震指挥部从事过一段文字工作的经历,我有幸被推荐参加新闻培训班的学习,从此与新闻报道结下不解之缘。从地方到部队,再由部队转回地方,南来天地间,风雨数十载,我在新闻路上遇到的三位“贵人”,成为我为人处事的楷模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热心相助的团新闻干事顾建新。我清楚地记得,第一次参加新闻培训,一大堆闻所未闻的新词塞于耳,什么消息、特写、访谈,什么人物通讯、事件通讯,真是闻所未闻,听着头疼,心乱如麻,不禁自问:我能听得进这些内容,写得出新闻稿件吗?此时正在给我们做辅导的顾建新干事仿佛看透了我的小心思,鼓励我:不着急,要对自己有信心,只要一点一点学习,一天一天积累,有耕耘总将有收获;当今活跃在新闻战线上的老前辈、名记者,他们也都是从零开始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。顾干事话虽不多,但句句打动了我的心,使得我迈出了新闻路上的第一步:这次培训班写的第一篇小通讯被舟山人人民广播电台播出。可以说这篇播出的稿子,是顾干事一字一句、一句一句推敲修改而成的。直到今天我还在想,若是这第一步没有遇到顾干事,可能我个人的命运将会改写。1982年初,军区为保留新闻骨干,使全区部队的新闻队伍后继有人,将再次举办新闻培训班(毕业后便可提干,充实新闻队伍)。顾建新股长(他此时已升任团宣传股长)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,并把我从营报道组调来团机关。名义上是借用,实际上是他为我认真复习迎考创造条件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如愿以偿,顺利入学并提干,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新闻和文秘工作。

言传身教的报道组长滕俊杰。报道培训结束后,我便留在了营报道组。当时的报道组长名叫滕俊杰(曾任上海电视台副台长兼文艺部主任,现为上海影视集团监事长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),他1976年初从上海入伍,家庭条件优越。但从从我与他三年时间的接触中,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有两点:一是自身要求严格。记得那时跟着广播学外语刚刚兴起,毫无半点日语基础的他,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学起了日语,每天定时定点,直到退伍从未中断。那时一些世界名著刚刚解禁,他就托家人帮助购买并起早贪黑、

文游广场边有个厕所,外观古色古香,里面宽敞明亮,空气通畅,干净整洁卫生。

老端是这个厕所的保洁员,他干保洁一丝不苟,一年四季,从早到晚,始终如一,从不懈怠。每天披着曙色,穿上黄绿条纹相间、标志醒目的工作服,戴上口罩,赶往厕所。清扫门口,清洁地面,冲刷大小便池,擦洗水池及台板,擦拭窗台墙面,清洗卫生洁具,归拢好工具,点燃檀香,添放卫生球,驾轻就熟,一气呵成。迎接人们的是一尘不染的地面,光洁如新的台面,洁白无瑕的水池,小便池不见尿渍,大便池一泓清水,洁净如新,好像刚刚买回来,还没有使用过似的。

马不停蹄地做完了早晨的功课,老端坐在休息室歇一歇。点起香烟,悠悠地吸上几口,眯起

扬州奶奶

□ 姜善海

她常说,“桑树条子要从小捋。”她常说,“养儿不读书,赛如养窝猪。”侄孙结婚生孩子了,还挟个书包跟妹妹去前庄吕家垛上小学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春节,全庄人家的对联都请他写。她家的小孩走出来,就不同,文雅得多,讲礼得多,干净得多。

庄上人说,扬州奶奶“有两个”——有“两个”“黄货”(黄金)。问题不在有没有,有多少,问题只在肯不肯用?为谁用?怎么用?

十几口的种田人家,开门几件事,农本、农用,人情行礼,吃饭穿衣,供书上学,能容易吗?庄上人极少看到她上街,她说,“要得乖,不上街。”瘦瘦高高的,总是系着蓝布围裙,一副家务不离手的样子。在那个困难的时期,这家黄肿病,那家饿死人,他们一家却是人口太平。直到困难时期后的几年,几位老人才相继过世。庄上人说:“亏得扬州奶奶‘有两个’。”

庄上人说,扬州奶奶“拿得住”。是说她见过世面,有见识,遇事有主意,有决断。有一回,寡姐走过来,抹眼泪。原来儿子小两口言语不逊,冲撞了老人。扬州奶奶走过去,说了一句:“翅膀硬了,有了婆娘不要老娘了!昏了头了,先有老先有小啊!”话虽不多,言虽不高,却是头发丝子扣老虎,四两拨动千斤。从此以后,小两口再也不敢忤逆了。

路遇“贵人”

□ 黄安良

放弃娱乐时间阅读了起来。正是由于在部队打下的那些外语、文学基础,使得他回上海后在文化艺术中收获颇丰,终有成就。

这点点点滴滴恰似润物春雨,既给我以滋润和营养,又让我深有触动。从滕俊杰身上学到的自觉好学、严于律己,让我受益终身。二是乐于助人。那时的滕俊杰不时有稿件见诸于《解放军报》,原南京军区《人民前线》报等新闻媒体,在师、团已很有名气,但对我这个初学者,可谓手把手地教,从标题的拟制、主题的确立、内容的取舍、结构的安排,再到用词用句的推敲,认认真真,不厌其烦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写的一则消息登上了《人民前线》报。看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那张报纸,我彻夜难眠——只要肯吃苦,我一定能干好新闻工作。

无微不至的营副教导员周周美法。当时营里分管新闻报道工作的是副教导员周周美法,他这个人学历虽然不高,但口才好,汇报起工作来言语生动、妙趣横生,师团领导或机关的参谋干事们总爱往我们营里跑。也许是文化程度的制约,周副教导员拿起笔来总是不那么听使唤。也正是因此,他对我们几个报道员偏爱有加。由于营里四个连队的驻地很分散,为减少往返时间,更多地发现新闻线索,我们常常要在连队住上三天两天的。每次下连前,周副教导员都要叮嘱我们自带背包和碗筷。有时我们怕麻烦,挎包一背就想走,可每次总是被他叫住,非让我们带上背包和碗筷才准下连。我们很是不解:干嘛那样麻烦,连队有的是公用被褥和碗筷。最终还是在我爸爸去部队时,周副教导员这才揭了谜:连队虽有公用物品,但是长期无人使用,容易被感染,一旦染上类似肝炎等传染病,小黄肯定会失去提干机会(那时还可以从士兵中直接提干),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1980年夏季的一天,我接到家里两封加急电报,父亲患胆结石急需住院手术。因战备训练,官兵一律不得离队,我一度情绪较为低落。作为家中长子,想着退伍回家帮父母一把,写报道的兴趣大减,一连几天都不想动笔。周副教导员跟我做了一次长谈,句句入情入理,同时安排连队解决了我入党问题,又明确了我的连队文书职务(挂名)。这为我日后参加军区新闻培训班的学习奠定了基础,创造了条件。他所做的一切,无论是事前、事中还是事后,乃至到现在,他都只字未曾提及。

保洁员老端

□ 沈跃华

眼睛看着人们进进出出,他如释重负,有着大功告成的那种喜悦。袅袅青烟弥漫开来,老端安详地清静片刻。其实他并没有闲着,思索着查漏补缺,完善保洁工作。他忽然想起某个地方做得还不够彻底,立刻去加工出细。人们常见他弯腰驼背,握着铲子一遍遍地铲,用清洁球一下下地打磨,拖把来来去去地拖,抹布里里外外地擦,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。

每间隔一会儿,老端都要在厕所内外走走,像巡逻的哨兵。难免有那么几个素质不敢恭维的人,乱扔烟头瓜皮果壳,随地吐痰,大小便没处没外,便纸随手丢,还走得匆忙,顾不上冲水,少不得要老端给他们“擦屁股”。老端眼里容不得沙子,零容忍有损清洁卫生的现象!

汪曾祺先生在《文游台》这首诗中写道:树梢帆影轻轻过,台下豆花漫漫开。站在古文游台上,西望高邮湖,帆影片片从树梢中闪过,文游台下漫漫豆花的清香随春风拂面,这是一幅多么迷人的场景!

诗中漫漫开放的豆花,当是蚕豆花儿吧。蚕豆花,有香味吗?该是有的。那首歌里不是唱“蚕豆花儿香啊,麦苗儿鲜”么。东风吹得风车转,蚕豆花香,麦苗鲜,这是我们这一带水乡人家常见的乡景。难怪汪曾祺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从电视里看到《柳堡的故事》时,春风下的风车,蚕豆花,麦苗,人物的名字,无不透着家乡的气息和影子,他眼里饱含着思乡的泪水,脱口而出:这是我家乡的故事!并一口咬定,即使不是高邮的事,一定是在那儿拍的。他那时知道,子婴河在高邮境内,却不知道柳堡是在离子婴河并不远的宝应境内。高邮、宝应都属苏中里下河地区,这里的地貌风俗人情语音,大致差不多,难怪汪先生一口咬定,这是家乡的故事。

家乡的故事,不管有多久远,总会留在心中。

在我插队的第二故乡,那水乡,古老的风车,蓝天白云,河渠水流,麦苗豆花,苜蓿苕子,一切那么久远,一切又那么清晰。

清晨,走在乡间,绿色叶片上的露珠打湿了脚背,绿丛中,斑鸠声声,“白果果——果,白果果——果”,悠悠的,清清的,好像很远,又仿佛在近旁,茸茸的苕子像厚厚的绿毯,紫色的小花点缀在其中,真想在这绿毯上打几个滚,与它亲密一下。

蚕豆从与那些细致的绿肥相比,粗壮得多,粗茎大叶的。待豆花漫漫,紫的瓣,白的瓣,白的瓣上嵌着黑斑,白的像眼白,黑的像眼珠,顾盼有致,神采飞扬,开得那么泼辣,那么奔放,那么兴致勃勃。

秋后,稻子收尽,要划出专门的田地种上绿肥点上蚕豆。女人们见缝插针,在河坎边,沟渠边,田埂边,

平日陪爸爸看病,基本上是在高邮的姐姐做的。前些日子,在家待了一段时间。一日早晨,爸爸满面愁容地说,上厕所尿不出来,憋得难受。于是,决定带他去附近的医院看一下。

挂了泌尿科的号,人不是很多,和医生大概介绍了爸爸的情况,医生让做个B超,说那里也有缴费的。于是去了四楼,左看看右瞧瞧,发现缴费的地方暂停缴费,只好让爸爸在B超室外的等待区待着,转身下楼缴费。

一楼的人有点多。等缴好费上楼,爸爸正在轮椅上坐立不安,多次尝试站起来。赶紧上前,问,怎么了?爸爸说,想上厕所。我记得查B超好像是多喝水或者憋尿检查的,如果他一去厕所,是否要喝水?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能尽快检查。

挤到B超室前台,和护士说明,我爸爸80岁了,要做B超,但是他可能要憋不住了,能否让他插个队先做一下。护士看也不看,提高了声音,这里都是没吃早饭在排队的,又不是你一个!听得满脸羞愧,我只是想到了爸爸尿急。于是,挤回爸爸身边,安慰说,还能坚持一下?爸爸一脸无奈,嘴里发出一声,噢。

看着满眼的人,我又冲到了前台大屏前,看爸爸究竟排到了哪个检查室,前面还有几个人。

前台的护士看了看我,说,要不,你自己

老家是一只漏风的鸟巢

冷清地挂在大王河边
盛不住清风、明月和点点雨声
老旧的河水像掉了色

不动不响
三两声犬吠,穿过空当当的巷子
从河西溜到了河东

与我一般大的伙伴

比我小的后生们
都像出巢的鸟,飞向了四面八方
只有几个快认不出我的爷爷奶奶
坐在路边,晒着太阳
他们化石一般,脸上看不出悲喜

草木情怀

这几天,我的兴趣在部分植物身上

豆花漫漫开

□ 汪泰

不与大田争肥水,不用照料看管,它恣意生长,粗犷豪放。春天,满眼的豆苗,一丛丛,一簇簇,蓬蓬勃勃,连绵不断,像给田地镶上了道道绿边;到花开,又像是给田地镶上了条条花边。大田里的蚕豆,大部分都在摘了青豆后耕了作肥料。那些边边角角的蚕豆,留下结了豆荚,待夏至左右,生产队收了做大家的福利。

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,蚕豆是老天赐给人们的大礼。嫩蚕豆儿是孩子们的最爱,在田里,看到豆荚,总有孩子摘下,剥出里面的青豆仁塞进嘴里。这新嫩的豆仁儿,鲜,甜丝丝的。再过几天,有了那强烈的豆腥味,就不可以再进嘴了。这时,有些女人爱随手剥了青蚕豆放进口袋,中午的桌上,家里就多了一样菜。队干部心知肚明,谁也不说谁,就当作让人捡个便宜吧。煮青蚕豆,可不要嫩的,嫩的水叽叽的,不粉(面)。老的青豆才粉,才给人饱腹感。孩子们把熟蚕豆用线串成一串,套在脖颈上,玩到哪儿吃到哪儿,不亦乐乎。手巧的孩子,挑个大青蚕豆,用刀把豆皮划破,在蚕豆底部的皮上刻成帽盔样子,帽盔还连着勒住下巴的带子呢,剥去多余的皮,留下鼓鼓的双颊,豆芽成了个大鼻子,活脱脱一个美国大兵,令人发噱。嫩蚕豆,老蚕豆,干蚕豆,吃法甚多。袁枚曾说:“新蚕豆之嫩者,以腌芥菜炒之,甚妙。随采随食方佳。”汪曾祺先生在散文《蚕豆》中说:蚕豆是很好吃的东西,可以当菜,也可以当零食。各种做法,都好吃。蚕豆好吃,有蚕豆病的人却是不能碰的,真遗憾!

春天的豆花漫漫开,那是蚕豆花。

秋天的豆花漫漫开,那是扁豆花。

印象中,扁豆花的色彩比蚕豆花好看,扁豆花也就似乎比蚕豆花多了几分诗意,多了几分可入画的风情。郑板桥有言: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可是,我又觉得,扁豆没有蚕豆好吃,至少,吃法没有蚕豆的多。

带爸爸看病

□ 朱宏萍

和前面的人商量一下,别人如果愿意让你,你就去。嗯,是个办法,于是我冲到了5号检查室门口,有个中年女子正准备要进去,我伸手拦了一下门,轻声细语地说,能否让我尿急的父亲先检查一下。对方头也不回,说了一句,不可能。

碰了一个鼻子灰,我回头去看爸爸,他正急切地向我张望着。我犹豫着,要不要再和其他检查室门口的人打招呼。

就在这个时候,前台的护士叫我,3号检查室就一个人,让你父亲去3号门等。那一刻,无法形容的感激。她的话真是人世间最美的语言。

爸爸的轮椅推到3号检查室门口,里面的人刚好做完检查出来。我把爸爸挪到床上,医生三下五除二,很快就检查好了,对我说,赶紧让他去上厕所,然后来拿报告。

用最快的速度把爸爸送到厕所门口,等他。过了好一会儿,爸爸出来了,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说,我可能把裤子弄脏了!我说,没事,回家洗洗就好。他犹豫了一下坐在了轮椅上,由我推着去拿报告,然后带着报告去和一楼的门诊医生沟通。医生说,前列腺有点问题,建议立即插管导尿。爸爸拒绝了,说,先开点药,明天再说。

回家路上,轮椅上的爸爸说,衣服脏了,医生护士看了也不舒服。他忽然转过头对我说,今天,麻烦你了。

老家(外一首)

□ 杨正彬

它们牵着我纷乱的目光,感情和思绪
它们是家乡的草木。比如低矮的
牛筋草、狗尾草、猫眼草、马粪草、菟丝子、拉拉藤……
单身或成林的,迎春、栀子、桑榆、杨柳、棘……
它们可以踩,可以摘
可以充饥,可以把骨头研碎入药
它们紧紧抓住泥土,风餐露宿,枯荣往复
丝毫不争风吃醋,样子土得掉渣
多像我卑微、谦逊、淳朴、厚道的父老乡亲啊
很惭愧,几十年了
我从没给过它们正眼,一直叫不出它们的大名